

彩色的中国

跨越 30 年的影像历史

翁乃强 著

无产
万岁

你 记 录 了 历 史 历 史 也 记 录 了 你

彩色的中国

跨越 30 年的影像历史

翁乃强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彩色的中国：跨越30年的影像历史 / 翁乃强著.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2

ISBN 978-7-5086-7085-0

I. ①彩… II. ①翁…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史料②中国历史-现代史-史料 IV. ①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7046号

彩色的中国：跨越30年的影像历史

著 者：翁乃强

撰文图注：杨 磊 赵云婷

策划推广：北京全景地理书业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制 版：北京美光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承 印 者：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18 字 数：86千字

版 次：2017年2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708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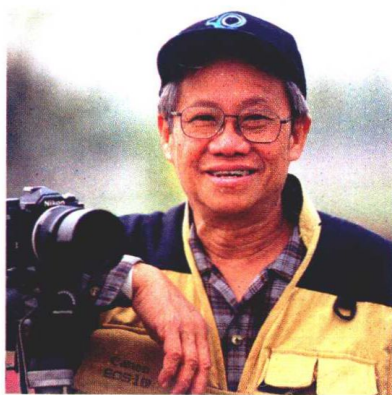
定 价：7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由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记录时代是我的追求
翁乃强



更鼓
书系



1942 年

印度尼西亚，翁乃强家被日寇侵占，孩子们在“大日本军接收”的封条前留影



1949 年

印度尼西亚，翁乃强全家合影



1954 年

翁乃强在美院附中上素描课



1966 年

南下江西，徒步重走长征路



1967 年

江西莲花县，访问解甲归田的甘祖昌将军



1976 年

庆祝打倒“四人帮”大会，翁乃强在天安门广场采访拍摄



1982 年

翁乃强在驶向秦皇岛煤码头的运煤车上摄影



1983 年

翁乃强在新疆赛里木湖畔摄影采访



2000 年

北京，翁乃强在创作中

翁乃强简介

翁乃强，1936年7月生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一个爱国华侨的家庭，父亲翁福林曾开过照相馆、广告公司和电影公司。酷爱美术的翁乃强从12岁开始就向侨报《生活报》的摄影记者周昌平学习摄影。1951年7月，翁乃强回到中国。

- | | |
|-------------|---|
| 1951—1953 年 | 在北京育英中学（现北京第25中学）上初中。 |
| 1954—1958 年 | 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就读。 |
| 1958—1963 年 | 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吴作人工作室学习，师承艾中信、韦启美、林岗、詹建俊、李苦禅等大家。 |
| 1964—1990 年 | 在人民中国杂志社日文版工作，先后任美术编辑、摄影记者、图片部主任、编委、主任记者、总编助理，其间得到康大川、田家农、车慕奇、黄祥坤、安淑渠等同志的指导和帮助。发表了大量的摄影作品、插画，出版了很多摄影、美术画册。多次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采访工作。 |
| 1980 年 | 先后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 |
| 1985 年 | 12月13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
| 1986 年 | 作为创会会员加入中国华侨摄影学会，任副会长、荣誉高级会士。 |
| 1988 年 | 任香港国际幻影会荣誉高级会士。 |
| 1990 年 | 调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筹建摄影工作室，任副教授，1993年被评为教授。 |
| 1996 年 | 作为创会会员加入世界华人摄影学会，任会员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 |
| 1997—2017 年 | 中国华侨摄影学会顾问。 |



1964年，景山晨雪。工作人员正在清理台阶上的积雪

序·一颗红心，真诚记录时代

那日松 文

大约10年前，我第一次看到翁老的照片，感觉挺震惊的，因为作为一个非新华社记者，能在20世纪60—70年代拍摄这么多彩色照片，还是很少见的。更重要的是，翁老的照片还有一种所谓“当代艺术”的味道，他的个展2006年在798“百年印象”画廊展出后，在摄影圈和艺术圈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其中一幅代表作《大海航行靠舵手》（照片的题目应该是画廊取的）当时曾拍出20多万人民币的价格，后来一位著名收藏家（他以收藏当代画家作品为主，很少收藏摄影作品）还曾托人找到我，想让我找百年印象画廊和翁老砍砍价。这位曾经一掷数千万收藏一幅油画的收藏家，却认为20万元一张照片太贵了，当然我当时没有答应帮他。翁老照片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何止20万元人民币呢？

这本《彩色的中国：跨越30年的影像历史》中所收录的照片因为它浓烈的色彩，而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记忆忽然平添了一些恍若梦中的感觉，好像有一股力量要把你拽向时间的黑洞，你仿佛又重新触摸到了那些历史的痕迹。那山呼海啸般的呼喊声，那一片片绿色的军装，那一张张亢奋的脸庞……当然也有安静的小城、广阔田野、飞驰的自行车、灿烂质朴的笑容……我想这也许是彩色照片与黑白照片的区别——彩色照片更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梦幻的现实感，而黑白照片则让我们仿佛看到某种历史的真实。

20世纪60年代，翁老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艺术专业科班出身，后分配到人民中国杂志社工作，再转行成为摄影记者。我想他后来拍摄的照片相比于同时代的其他摄影记者之所以更“艺术”一些，跟他学习油画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在拍摄彩色照片的时候，翁老的特点更为明显。我曾经有一个观点得罪了不少人，我说——“中国摄影家不会拍彩色照片”，当然，翁老除外。翁老在这一代摄影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留下了一大批优秀的彩色摄影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有完全政治性的宣传照和领袖图片，也有很多记录了普通社会生活的真实影像。

当然，作为那个年代具有代表性的“纪实”摄影家，翁老也不是一个先知先觉者，他只是用一个职业摄影师的态度去感悟那个时代，就如他自己所说：站在大多数数人一边，用摄影记录下这个时代，是一个记者的责任。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翁老都用一颗红心，真诚地记录着……

在那个摄影纯粹为政治服务的年代里，翁老是少数几位还秉承着“要抓拍，不能摆拍”理念的摄影家。但这种“抓拍”其实也是一种“摆拍”——我称之为“真诚的摆拍”，因为他的拍摄对象都已经自觉地变成了荒诞时代的无法主宰自己命运

的演员，而翁老则真诚地记录了这个时代的荒诞与现实。

20世纪50—70年代恰恰是欧洲和美国的报道摄影（在中国也称为“纪实摄影”）最为发达和辉煌的时期，与之对应的，中国却是“政治摄影”（艺术摆拍）几乎成为唯一的主流。那时候，在中国摄影界甚至可能根本没有“纪实摄影”这样的词语出现过。中国摄影家在70年代末期才开始真正睁开自由的眼睛。这一点在80年代翁老所拍摄的影像中也可以看出来，翁老那时的作品明显有了更多真正“抓拍”的内容。

可以研究一下的是，如今在全世界都很火爆的“中国当代摄影”（观念摄影）几乎全是所谓“摆拍”的作品，它们跟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摄影真是一脉相承，只是那时候摄影家的摆拍完全代表国家或者政党的意识，而现在的“当代艺术家”的摆拍则代表的是个人的意识和观念。另外，他们的拍摄对象也基本是一致的：不同时代照片里的人物，但都是“演员”。

回到翁老的作品中，尤其是那些带有强烈政治符号的彩色照片，在尘封了多年之后，却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影像”具有特殊代表性的经典作品——有点荒诞，但又非常现实。这是一个时代政治美学的延伸。



1968年，北大荒，知识青年在农场的
果园摘苹果改善生活

序·相知五十年

方学辉 文

我和翁乃强先生同是印尼归侨，我们相识相知50年。在他的新著即将出版之际，他要我为之作序。我虽不善文墨，但为这位多年老友的书作序深感义不容辞，只好冒昧地提笔了。

翁乃强是美术科班出身的资深摄影家。在中国的几个主要历史阶段，他作为负有历史使命感的摄影人，以其深厚的美术修养和娴熟的摄影技巧，用现场抓拍的手法，创作了大量富有时代精神和生活气息的作品。

翁乃强1936年出生于印尼雅加达一个爱国侨领家庭。父亲翁福林早年开过照相馆、广告公司和电影公司，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开办了书店和电影发行公司，专门经销新中国的书刊，发行新中国的影片，在海外为宣传新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少年翁乃强受家庭影响和熏陶，从12岁开始学习摄影和美术。1951年，年仅13岁的他就被父亲送回祖国接受教育。

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翁乃强从1964年至1990年在负责对外宣传的人民中国杂志社工作，1990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组建摄影工作室，开展摄影教育工作，可以说是美院摄影系的元老。2013年，翁乃强向母校捐赠了143幅摄影作品，母校为他举办了隆重的捐赠作品展。

“为时代留真，为人民写照”是翁乃强执着的艺术追求。在作为职业摄影人的26年间，他参与了多个重大事件的报道工作，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影像文献。作为外宣刊物的记者，为了真实地宣传新中国，讲好中国故事，翁乃强严格遵照周总理关于对外宣传要实事求是、不要强加于人的指示，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国经济和文化建设情况、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艺术。

翁乃强在创作中基本上没有沾染那个时期弄虚作假、任意摆布的不良作风，他现场抓拍的反映百姓生活的众多作品，如百姓游览天安门、长安街的骑车族、东华门早市、市民冬储大白菜、背篓商店、西塘百姓生活等，都十分真实地展现了几十年前老百姓的生活状态，报道受到海外读者的欢迎，为新中国的对外宣传事业做出了独特贡献。

翁乃强这部摄影集所收入的作品，可以说是他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中国百姓生活的代表作，富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我谨此郑重地向广大读者推荐翁乃强这部极有兴味、丰富多彩的作品。

2016年5月30日于新华园

目 录

序·一颗红心，真诚记录时代 那日松 x

序·相知五十年 方学辉 xiii

章甲 时代面庞 大同年代的生活和工作 001

章乙 舞台中央 北京和天安门的故事 133

章丙 人物记忆 文艺的新生 213

翁乃强访谈 260

章甲

时代面庞

大同年代的生活
和工作

我觉得要向海外读者、华人展示一些中国感觉比较美好的东西。那时候共和国刚成立，一定是有这个问题，那个困难，但是我要看到她的改变、她的发展方向。我们不是要给外国人去看中国有多么落后，而是要看现在的发展如何，老百姓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但绝不是摆布，而是要客观记录。负面批评的内容我也拍摄，但批评大多还是出于一种善意，希望我们能改变这些落后的东西，能够让生活更好。

—— 翁乃强

整理和挑选翁乃强的底片，一开始的时候，就像一段段时空穿越之旅——翁乃强平静地打开藏在书柜、衣柜、底片柜、床下面的各种容器：400英尺胶片片盒、幻灯片整理箱、柯达散叶片片盒、乐凯的老相纸夹，将那些尘封多年的底片和照片摊在床上、地上、桌子上。旁边的缝纫机上放着落满灰尘的两台20世纪50年代德国产的徕兹放大机，旁观着这些重见天日的底片被摊开，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胶片和相纸的味道。

翁乃强所为人熟知的作品，主要是20世纪60—70年代在天安门广场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期拍摄的作品，这些作品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直接记录那个历史事件的彩色影像。但事实上，这些精彩的摄影作品只占他的照片的很小比例，甚至还不到冰山的一角。评价一位摄影师、分析一位摄影师的作品，仅仅靠发表的几张名作肯定是不够的，翁乃强如此坦诚直率，竟然开放了他的“底片库”让编辑能够饱览几乎他的全部作品，这真的是难得贴近历史、贴近一位摄影家的机会。

翁乃强是一位“时代的影像记录者”，这主要归功于三个因素。首先，他是从海外归国的华侨，父母都是电影人，从小就接触摄影，所以有一定的家庭环境、经济基础和客观记录的摄影观念，而且他自觉地、有意识地将当时的社会生活完整地记录下来，他认为摄影最重要的功能和作用就是记录客观环境、时代和人们的生产生活、精神面貌。所以他不像当时国内的很多专业摄影记者——由于主观客观的各种条条框框，终究只能拍摄任务规定的内容——而是时刻带着“摄影眼”，看到有趣的、有意义的、有时代特征的人物、场景、细节，就全部都拍摄下来。

第二个因素是工作和家庭环境给他带来的。在那个年代，他就有着难以想象的优势，这让他能按照他的摄影理念坚持下去。翁乃强曾经说过，他在当时从来不会吝惜底片，绝大多数时候，就像现在用手机或者数码相机一样拍照——生活在现代的年轻人，其实很难想象“摄影”这个活动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是一种多么难、多么昂贵的事情：摄影技术本身就是一道门槛；相机不是一般家庭能够拥有和使用的，多数城市的富裕家庭最多一年拍一两张全家福；即使是以摄影为生的职业记者，就算是拍摄黑白胶片，也多半要数着张数拍。因为胶卷很贵，35mm胶卷只有36张（120胶卷只有12张），后期冲洗也是既麻烦又昂贵。所以，无论对于摄影师还是民众来说，“摄影”这个活动并不是随意的、私人化的，而是一种充满“仪式感”的活动。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很少有摄影师会拍摄非任务规定的、随意的、个人视角的影像。

但是翁乃强所工作的《人民中国》杂志负责对日本的媒体宣传工作，在国家的支持下，摄影器材、胶片几乎可以达到充足供应，翁乃强甚至还常用我们国家用外汇购买的珍贵的柯达彩色反转片来拍摄。他的同辈摄影师李振盛曾经说过，那时候买一卷反转片的钱能买二三十卷黑白胶卷，或者三五卷彩色胶卷。另外，由于翁乃强的家里是搞电影的，所以父母、亲朋好友经常几百英尺地给他寄胶片来，支持他的摄影工作。这些条件促成了他记录身边生活细节的习惯。我们才得以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看到那么多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他们的笑容、他们的忧郁、他们的羞涩、他们的勤劳。